宜黃縣學記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古之人，自家至於天子之國，皆有學；自幼至於長，未嘗去於學之中。學有《詩》、《書》、六藝、弦歌洗爵，俯仰之容、升降之節，以習其心體、耳目、手足之舉措；又有祭祀、鄉射、養老之禮，以習其恭讓；進材、論獄、出兵、授捷之法，以習其從事；師友以解其惑，勸懲以勉其進，戒其不率。其所以爲具如此。而其大要，則務使人人學其性，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。雖有剛柔緩急之異，皆可以進之於中，而無過不及。使其識之明，氣之充於其心，則用之於進退、語默之際，而無不得其宜；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，而無足動其意者。爲天下之士，爲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。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，古今治亂之理，至於損益廢置，先後終始之要，無所不知。其在堂戶之上，而四海九州之業，萬世之策皆得；及出而履天下之任，列百官之中，則隨所施爲，無不可者，何則？其素所學問然也。

蓋凡人之起居、飲食、動作之小事，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，皆自學出，而無斯須去於教也。其動於視聽四支者，必使其洽於內；其謹於初者，必使其要於終。馴之以自然，而待之以積久。噫！何其至也！故其俗之成，則刑罰措；其材之成，則三公百官得其士；其爲法之永，則中材可以守；其入人之深，則雖更衰世而不亂。爲教之極至此，鼓舞天下，而人不知其從之，豈用力也哉？

及三代衰，聖人之制作盡壞，千餘年之間，學有存者，亦非古法。人之體性之舉動，唯其所自肆，而臨政治人之方，固不素講。士有聰明樸茂之質，而無教養之漸，則其材之不成，夫疑「固」然。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，又承衰敝之後而治不教之民。嗚呼！仁政之所以不行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，其不以此也歟！

宋興幾百年矣。慶曆三年，天子圖當世之務，而以學爲先，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。而方此之時，撫州之宜黃，猶不能有學。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，以羣聚講習。其明年，天下之學復廢，士亦皆散去，而春秋釋奠之事，以著於令，則常以廟祀孔氏，廟廢不復理。皇祐元年，會令李君詳至，始議立學，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，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，莫不相勵而趨爲之。故其材不賦而羨，匠不發而多。其成也，積屋之區若干，而門序正位，講藝之堂，棲士之舍，皆足。積器之數若干，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。其像孔氏而下，從祭之士，皆備。其書經、史、百氏，翰林、子墨之文章，無外求者。其相基會作之本末，總爲日若干而已。何其周且速也！

當四方學廢之初，有司之議，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。及觀此學之作，在其廢學數年之後，唯其令之一唱，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。則夫言「人之情不樂於學者」，其果然也歟？宜黃之學者，固多良士。而李君之爲令，威行愛立，訟清事舉，其政又良也。夫及良令之時，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，作爲宮室教肄之所，以至圖書器用之須，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。雖古之去今遠矣，然聖人之典籍皆在，其言可考，其法可求，使其相與學而明之，禮樂節文之詳，固有所不得爲者。若夫正心、修身，爲國家天下之大務，則在其進之而已。使一人之行修，移之於一家，一家之行修，移之於鄉鄰族黨，則一縣之風俗成，人材出矣。教化之行，道德之歸，非遠人也，可不勉歟！

縣之士來請曰：「願有記。」故記之。十二月某日也。